

编者按：高2016届26班张子璇同学，从小热爱古诗词创作。本期分享的是张子璇接受“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栏目访谈内容的节选和他的诗词近作三首。

# 正始遗音今有无

——我的诗词创作历程

2016届26班 张子璇

一、如何走上旧诗写作之路的历程，有哪些关键节点和事件？

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乱写的习惯，那时写所谓“诗词”现在来看简直糟糕透顶，那时的我用“井底之蛙”来形容最恰当不过。幸运的是，一零年秋天，刚上初一的我无意间入一个叫“宋词吧”的贴吧，这是我接触网诗的起点。记得当时我发了几个帖子，有人指出这些东西“不符合格律、遣词造句生硬、不知所云”，我才如梦初醒，买了本王力的《诗词格律》开始废寝忘食地研读。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宋词吧元老语重心长地回帖到：“旧诗就像是戴着枷锁跳舞，其美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枷锁的，倘若去掉它，旧诗的美感就会下降，而真正优秀的舞蹈家是不会被这枷锁束缚住手脚的。”

整个初中时代我也着实写了不少东西，不过质量还是很差，而且中二习气不改。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初三的暑假，中考后有了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我便开始阅读大量的古籍和列朝诸家别集。我读的第一本古籍是黄仲则的《两当轩集》，黄仲则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诗人，随后我又依次读了《庚子山集注》《谢宣城集校注》《山谷诗集注》等等许多集子。在过去的两年里，上自《诗经》《古诗源》，下至刘梦芙先生主编的《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都有涉猎，唐宋诸家就不用说了，肯定是要读的。除了唐宋诸家，我读的最多的还要数明清晚近的集子，明清之际的大樽、受之、梅村、亭林，清中期的仲则、汉槎，晚近的同光诸家、黄遵宪、郁达夫都涉猎过。除了集子外，诗选和文学史读的也比较多，因为对明清诗词很感兴趣，所以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刘世南先生的《清诗流派史》也是阅读过好几遍。

阅读是我近两年创作和交友的基础，但创作和交友对我的影响更大。高一一年，我都是在宋词吧进行交流创作的，在一四年年初，我成为了宋词吧的吧务，也加入了几个宋词吧的社团。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贴吧诗人的实力整体不如诗三百、菊斋、百花潭等论坛的前辈们，但宋词吧是个例外。近几年的国诗大赛得奖者，有不少宋词吧人，八零后、九零后优秀诗人组成的社团铭社，也有不少宋词吧人。

高一的暑假，我开始走出宋词吧，逐渐在诗三百、菊斋、铭社论坛、百花潭、光明顶等开始活动，才发现自己的视野和圈子还是很狭窄。高二这一年里，我主要和长安诗社诸子来往，也和铭社、留社、北社、唐社等诸子友好，也有幸结交到蕊客、军持、风神等诗坛前辈。一五年的七月份，我因参加南开大学的自招夏令营，来到了京津地区，先后受到了北大北社诸子和沾上叶嘉莹高足矫庵先生的款待，席上畅谈当代诗坛，是为一大乐事。在沾上和矫庵先生相谈甚欢，有幸拜师于矫庵先生，受教甚多。先生教导我不要太过于誉学人诗，这对我的诗学观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平时是否阅读新诗？与新诗作者是否交流？旧诗与新诗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新诗这种文体我也读过，但阅读量肯定没有旧诗这么大，可能有一定的情感距离。我与新诗作者也有过交流，比如贵刊也专访过的茱萸。茱萸不仅新诗写得很好，旧诗也颇有风骨，这点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

刘梦芙先生称“新诗”为“欧化诗”，这种文体和中国传统诗学体系的传承关系几乎不存在。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许多旧诗写的不错的文学家，比如鲁迅、郁达夫、钱钟书等，在陈永正和徐晋如二位先生近期编选的《百年文言》中也收录了徐志摩的文言文。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旧文学成就和新文学成就有绝对的促进关

作者简介：张子璇，曾受中国新文学学会、辽宁社科院杂志《文化别署蒙甄斋，1999年9月《新文学评论》“中国学刊”发表有《陈子龙与月生，陕西兴平人。青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晚明诗学复古思潮的转年诗人，师事叶嘉莹高栏目专访，受《诗潮》杂向》等论文。一五年初足矫庵。任宋词吧吧志约稿，作品曾被收录代表学校参加浙江卫视务，交游广阔，与铭社、于世界汉诗协会所编中华好故事夺得团体总北社、留社诸子友好。《中华当代诗词库》，于冠军和个人总冠军。

系，只能说明在当时的文学生态下完全脱离旧文学是不可能的。

新诗和旧诗的关系及各自的未来发展态势也是我作为一个旧诗诗人很感兴趣的问题。在我之前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答案的前辈也有很多，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位是徐晋如先生，他在《缀石轩论诗杂著》中写道：“国诗与新诗，泾渭分明，从无交集，永无合流。”这是一位“文化遗民”守正的呐喊。第二位是马大勇先生，他是学术界较早关注到网络诗学研究价值的一位学者，在《网络诗坛十年》中有“旧诗新诗有合流趋势”的判断。这大概可以代表回答新旧诗关系问题的两种声音，但我的观点是新旧诗各有特点，各有文体功用，二者并不互相排斥，会存在一定的交流碰撞、互相影响，但绝不会合流。

不论新诗还是旧诗，任何一首作品都脱离不了意象，而由各种意象组成的诗的词汇群，是诗存在的土壤。旧诗的词汇群大多为中国传统意象，属于传统语言体系；而新诗的词汇群大多为新意象或舶来词汇，属于现代语言体系。两种语言体系是很难融合的，因而两者从本质上说是无法合流的。但无法合流并不代表两种语言体系的部分意象、词汇无法协适，近几年网络上流行的实验体和流年轻体就是例证，当新意象和旧诗形式在作者巧妙的组合下达到协调的效果，就会既用到新意象表达新境界，又丝毫不感到违和，不破坏旧诗形式的美感。

我比较欣赏柳亚子的观点，其大意是新诗词汇群隶属的现代语言体系，适合说理论事，用来抒情不免于太过直接而矫揉造作；而旧诗词汇群隶属于传统语言体系，含蓄、纯雅，更适合抒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八九十年代以说理为主的朦胧诗派能在现代诗坛占据一席之地，而宋诗因说理备受后人诟病的原因吧。

三、能否对当代旧诗写作的现状作一全景式的简介，存在哪些圈子、流派和风格？都有哪些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您自己属于这当中的哪一类人？旧诗作者是否呈现出职业和年龄上的特征？旧诗主要的读者对象是哪些人？

当代旧诗从宏观上看有两个圈子，一个为以中华诗词学会为核心的老干诗人群，作品语言乏味不堪，以歌功颂德为主，毫无文学性和美感，这种风格已受到了来自各界的批判和唾弃，已没有任何前景与生命力了。

另一个则是网络诗词圈，也就是国诗圈，为当代旧诗的最高成就所在。互联网普及对诗词复兴的巨大作用，擅作文、李子、马大勇等学者都曾论述过。互联网打破了诗人创作交流的时空限制，涌现了一大批守正、开拓的著名诗人，如蕊客、军持、胡马、矫庵、嘘堂、李子、碰壁斋主、添雪斋等，这个群体是中国诗学传统最优秀的继承者。嘘堂在上几期的问题访谈中也谈到过他对于当代旧诗流派的划分，有一派叫“逍遥派”，如刘世南、刘梦芙、王蛰堪等，这些人都是上世纪经历过数次传统文化浩劫的守正诗人，改革开放后中华诗词学会垄断诗坛，他们也定然看不上与之同流，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逍遥于主流诗坛之外。直到网络诗词兴起，他们又重新看到了守正的土壤。例如刘

梦芙先生，网络诗兴起后对网诗的贡献之大网诗中人都是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网诗初期不少的诗人也能从这些“逍遥派”前辈中获得师承关系，这是对传统诗学传承的一种体现。

国诗圈的流派主要为守正派、实验派这两种，守正派以徐晋如为代表，继承了传统诗词高古、清空醇雅的风格和诗学观，注重学古而不失对当今社会生活深层次的拷问，如徐晋如《剧怜》等章，这一派的影响范围很广，最大的贡献便是对五四运动之后丧失已久的诗学传统的衔接与传承。另一派，实验派，以嘘堂、李子、添雪斋为代表，嘘堂于世纪初倡导文言实验，引一时之风气；而李子则做到了新旧诗语言体系的完美适应；添雪斋亦大量引入现代词汇、意象也毫不违和，创造出新的未有之境。无论是实验派还是守正派，对旧诗最核心内容的传承都是极其明显的，例如实验派，虽然嘘堂、李子、添雪斋等诗人大量引入新意象新词汇，但嘘堂、李子、添雪斋传统风格的诗词亦出类拔萃，毫不逊色于守正派的许多诗人，就拿嘘堂来说，他的传统五言诗得魏晋风骨，读起来很有感觉。我想旧诗这种极重视渊源的文体，其实验自然也得在深谙传统的基础上开展，这也正是嘘堂等前辈能够成功的原因。

关于旧诗的年龄特征，我作为一个九零后诗人，就以九零后来说，这个群体已经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如留社中的史笑添（剪灯楼主）、吴雨辰（少司命）、铭社中的沈戈晖（绝梁孤客）等，他们有三点共同点：第一，都以守正诗风为主；第二，都有与本世纪初涌现的著名诗人们的师承关系，如少司命师承军持，剪灯楼主师承嘘堂等；第三，都有着较高的文学专业素养，如剪灯楼主于南师大研读词学，少司命在段晓华先生的指导下研读古文，绝梁孤客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修双学位等。这三位可以作为当代九零后优秀诗人的代表，还有许多与这三位共同点类似的诗人活跃于国诗诗坛。

当代诗坛的新特点，我从青年人的视阈来看，还有这么两点。第一，旧诗诗人群体趋于年轻化。宋词吧等贴吧中十四五岁的小诗人已屡见不鲜，虽然他们的作品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最基本的格律意识和守正意识已经存在，去年一些小诗人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华格律党”，以守正、维护旧诗声律传统、反对“古风”等语言垃圾为纲，虽然部分小诗人言语和行为上还很幼稚，但这种守正意识在低龄化群体中出现并形成风气，就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第二，各大高校诗社的兴起与联合。二零一四年十月，由北京大学北社、武汉大学春英诗社、中山大学岭南诗词研习社、复旦大学古诗词协会发起，各大知名高校积极参与联合的“长安诗社”成立，其宗旨是“通过践行‘学院派’诗词创作和理论研究，弘扬新时期青春正能量”。这种知名高校青年诗人、诗社的联合，颇有当年开明清之际诗文复兴风气的复社之风。“长安诗社”的组建和发展一方面是青年诗人守正意识与文学史使命感的觉醒，另一方面则是当代诗人专业素养的巨大提升之映射。综上，我对未来旧诗的发展抱有很大



张子璇

的憧憬和期待。

四、在当代语境下，旧诗写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您认为旧诗在未来会有怎样的前景？很多人认为旧诗是一种落后的文体，它无法有效地表现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您对此有何看法？

其问题在于：第一，旧诗创作在现代人的意识下如何既不与古代的诗词传统及语言体系、意象群发生大规模的碰撞，又能够有效避免与现代语境脱节太大而过于形式化，陷入与历朝文学复古运动相同结局的怪圈。第二，如何让现代读者摆脱“一代之文学”限制下对旧诗发展和成就的片面认识。

基于第一点原因，我认为“文言实验”和进行“实验体”创作是很有必要的，但如何在探索的过程中不丢弃古典审美和旧诗传统，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大问题。国诗本身就是一种小众文学、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诚如是，为了迎合大众审美而降低国诗的格调去不加辨别的俗化、现代化是对国诗传统的泯灭。所以我认为，“文言实验”“实验体”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的让诗人在现代语境下抒情，这是旧诗在新生态下所必要做的。当然其也有扩大受众的作用，但这不是其主要目的所在。如果为了让国诗在新时期的受众面更广，需要做的是普及诗教，提高大众的审美程度，也就是说，需要大众放下姿态来学习旧诗，提高审美能力，而不是需要旧诗本身放低姿态去迎合大众。

## 张子璇近作选三首

### 登楼

到底悲来未有由，江南江北各登楼。  
江淹无计改凝滞，王粲如何禁涕流。  
每望高岑惟惘惘，更怜泪雨定绸缪。  
秦吴绝国真千里，鬓盼春苔入暮秋。

### 赴北大拟呈北社诸子

百载喑喑气象殊。国风不作岂乘桴。  
迷楼雅集人来往，正始遗音今有无。  
大道若登高美矣！我侪所学式微乎？  
他年书剑禹门去，定与诸公同一炉。

### 秋读晋书感事

从古风雷奔似车。晋书下酒尽堪嗟。  
参军幕府习蛮语，典午衣冠忆永嘉。  
证子余年惟望气，怜今时序不通槎。  
如何对客说溪客，中泽浑无照眼花。